

# 藝論叢書

西泠印社出版



# 錢君匋論藝

錢君匋著



西泠印社

# 钱君匋论艺

钱君匋 著

---

西泠印社 出版发行

杭州龙翔桥齐心里17号

邮购地址：杭州解放路200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 12.5

1990年5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 001— 2 000

ISBN7—80517—044—4

J：45

定价：9.80元

# 我所认识的钱君匋

## ——代序言

柯文辉

浙江省桐乡县属嘉兴市，从嘉兴火车站到县城，坐汽车四十分钟就到了。这里是江南鱼米之乡，地方工业比较发达，县城以干净、紧凑、宁静见长。五四运动以来，这个县出了几位文艺大家。茅盾生于乌镇，祖居完整，还有一幢房子，是他自己在三十年代所建。在那所窗明几净的书房里，他写出了《春蚕》、《秋收》、《残冬》等名作。故居入口，安放着一钱君匋捐款万元、著名雕塑家张充仁于一九八三年所塑造的半身铜像，与真人差不多高，目光睿智，和蔼有长者风。另一座水乡小镇石门，有一所被日寇炮火所毁的缘缘堂，业已恢复成丰子恺当年初建时的模样。院子里保存着一扇被烧焦的门，记载着当年的一场大劫。里面有弘一法师的墨迹，新加坡广洽法师捐赠的纪念品，还陈列着部分图书，仿佛主人就在楼上写作，客人们不愿大声咳嗽，免得打断主人的画兴与文思。与乌镇、石门互为犄角的小镇屠甸，是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出生的地方，江南运河流过门前，进入杭州钱塘江。百年老屋钱宅，是钱先生的祖父半耕翁由海宁迁此地行医时所建，父亲希龄公、母程雪珍夫人，也在此度过尽一生。这座老屋而今门窗陈旧，显示出屋主是中产以下的清贫之家。茅盾、丰子恺、钱君匋三位的成就和影响并

不一样，君甸先生要晚些踏入社会。桐乡人对于这三座故居，大有“只此一县”的自豪感。至于这三位先生为什么生于斯而必须跑到上海去造就成名，造就他们的上海为什么没有生出这三个平凡的儿子，值得历史和有关人员去思考，不是我这样的庸人可以饶舌的。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我随钱老游了这三座小镇。钱老中等身材，方脸，近视，衣着朴素。触景生情，三座故居将我的思绪引到了过去的岁月。钱老的一声招呼，才把我的思绪唤回到屠甸镇石板铺成的小街尽头、高高的水泥桥下。

“老弟在思考什么？”他眯着眼问道。

“我想，假如三位先生终身足不出县，茅公将是退休的中学（此地最高的学府）校长，政协副主席，丰老是退休的教导主任，美协顾问，您在文化馆写标语，也许是副馆长。职位同人品无关，与事业成就不能说无关。在默默无闻、从事平常劳动的父老姊妹当中，同样卧龙藏虎，只是没有风云机会。我真为你们感到幸运。”

“完全正确！我念念不忘自己很碌碌。今天有点小名气，特别使我怀念启蒙的钱作民先生、徐菊庵先生、孙增棣先生，怀念弘一大师。还有创办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丰子恺、刘质平、吴梦非三位老师，他们得弘一大师绘画、音乐、教育三方面的真传，鼎足而三。他们给了我基础知识。没有诸位谆谆教诲的师长，我这一生更微不足道。”

“在这三位先生当中，刘质平先生到一九七七年才病故于上海。一九一七年，刘先生在日本留学，经济上靠尚未出家的李叔同先生资助。为了使弟子完成学业，大师宁可推迟出家。刘老也对大师尊之若父。西安有位安心头陀，请弘一大师去讲经，募化些钱救灾。大师允诺，到宁波去搭船。刘

老闻讯赶到宁波，船即将启锚。他怕大师久居南方，吃不惯北方杂粮，冬天又拒穿棉衣，闹出病来事小，可能有去无回事大。他不顾别人劝阻，以大学教授的身分，把大师强行背起，连下两层楼，刚刚上岸，船上跳板就抽掉了。刘老孩子多，节衣缩食供养大师。抗战期间，他定做了几只樟木箱，将大师遗墨装进去，并为此忍痛将苏州名师精裱的立轴截去两头木棍，以减轻负担。此后，他拒绝了教授职务，在宁波乡下抱着木棍推豆腐，历尽艰辛，保护大师遗墨。抗战以后，他回沪展出所保护的大师遗作，被人称为‘义士艺术家’。三十年代初，刘老作过很多歌曲，如由弘一大师作词的《清凉歌》。他作曲后携带学生，在新华艺专反复演出，历时七年，才定稿出版。以往大师写字时，刘师天不亮便起床磨墨，根据字数，打好格子，放在宣纸下面，然后请大师书写，虔诚与小学生无异。”钱老说到这里，掏出手帕，擦着镜片，沉浸在肃穆的追忆里。

良久，他拉我上车回桐乡。途中问我：“你对故居有什么高见？”

我说出了不合时宜的愚见：“任何伟大的东西有诞生，便有消亡，房子也一样，旧的不倒，新的不会出世。花许多钱去修，等于做一件翻新的假古董，大可不必。您的孩子们都在外地工作，今后对故乡感情有限。现代的名人可修故居，古人的房子在哪里？人有价值，有无故居都一样活在人们心中。纪念不在于形式。”

“好！说得痛快。我不修故居了。请你向这边看，这座仓库，原是寂照寺，我在此地读过小学，先写颜鲁公的字，后摹柳公权、欧阳询所作。当时一般启蒙老师都这么教的。”

我顺便请他谈谈学习书画篆刻的经历。

原来钱老自小除爱用泥巴捏玩具外，最爱好写字。寒暑假期间，他每天都用大棕帚蘸清水在学校的矮墙上写。那些方砖古老平整，吸水力强。笔与砖的磨擦，给予人的感受与纸不同。他还每天写一张字，晚上读帖，拿所写的字与帖比较，找出帖中字的结体和运锋特色，第二天再在砖上背临，进步很快。

十六岁初中毕业后，他即任小学教师，得钱作民先生赏识，介绍给他的好友丰子恺，遂得免试入上海艺术师范。书法教师是清道人入室弟子吕凤子。吕素有江南才子之称，教书法课时兼讲篆刻，笔刀并重。钱老这时开始写《石门颂》、《西狭颂》，稍后写《龙门二十品》。当时，《龙门二十品》拓片要卖二十元，可望而不可得，他便在星期天跑城隍庙和四马路的旧书店，边翻边学。后来他母亲寄了钱来给他买拓本，他感动得含着热泪买了一部。他特别喜欢其中的《始平公》、《杨大眼》两造像记，百摹不厌。缺点是以笔求刀味，带有画字的味道。吕先生见了，亲自示范纠偏，对他临刻的吴昌硕印章，也多次表彰。一九二五年，吕师还带着他去上海山西路吴昌老家求教。

吴老仔细看过他的印拓，恳切地说：“治印难处在虚不在实。你学我，路不宽。我也从汉印入手，把石鼓文的神气化入印中，逐渐有了自己的面目。我的印较为豪辣。赵之谦的印细腻工整。对不同味道的印，要同时学。”从伍老那里，他获得了很多启迪，对他后来的篆刻很有影响。

钱老从艺术师范毕业后，到台州的浙江省立第六中学任音乐教师，图画教师是同窗良友陶元庆。先生在教学之余，常写些抒情歌曲，后来转到杭州的浙江艺术专门学校，更致力于抒情歌曲的写作，投寄上海的《新女性》月刊发表。当《新女性》扩充为开明书店时，他受到注目，即时被书店聘为音

乐、美术编辑，兼装帧设计。当时书店负责人章锡琛和主要审稿人夏丐尊，是弘一大师的好友，常指点钱老读书、写作。例假日，他经常去旧书店、古董店买些价钱便宜的书画碑帖，逐步买得谭泽闾等的书法数十件，稍后，任伯年、沈寐叟的小品也买了一些。可以说他这时已初步养成了收藏名家书画的兴趣。

有一回，丰子恺先生看到他写的信有错别字，文理也有不通顺的地方，便诚恳地对他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学识，爱好的艺术形式太多，会什么都弄不好。你家境贫苦，读书时跳了几级，底子差，要迎头赶上。”钱先生从此发愤读书，甚至把一本字典全部背熟了。苦学多年后，终于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以后他多次和学生谈及此事，从不护短。

郁达夫先生与钱老同为浙江人，他喜欢钱老的行书，要去一帧，挂在客厅。后来茅盾、夏丐尊、赵景深等新文学家都向他索书。他得到了鼓舞，有求必应。这时，他从《淳化阁帖》写草书，兼练怀素、张旭，所书翔舞回环，婉丽清秀，后来才趋于刚健婀娜，逐渐为一些欣赏者所喜爱。“文化大革命”之初，他年届花甲，从友人处借得一册《流沙坠简》，常常翻阅，借以松弛一下神经。后来他剖析了木简的间架结构，总结出若干规律，并进行临写。几年下来，他的木简写出了自己的风度神采：清逸俊秀，横画时用笔横拖，运笔不与古人雷同。这一体目前逐渐引人注目，一九八七年《书法》杂志上曾作了重点介绍。他写字求童趣，求松秀、冲逸，我以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的。当然，艺无止境，学识、阅历、审美趣味决定作品的面目，他还可以向厚朴丑拙方面更上一层楼。比如为贵州梵净山写的摩崖“独峙武陵”，就透出了新机的幼芽。如果求书者少一些，社会活

动及客人们少一些，让老人更好发挥优势，希望变成现实并不遥远。

钱老的草书功夫高于木简，秀而能道润多骨，对晋唐宋明诸家花过大气力，有波澜，有跌宕，有恣肆处，个性明显，唯独创的程度不如汉简。他写字还有点刻意求工求美，还要解脱。从有法到无法而生万法，无态而生众美，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敢于从老年人的自我否定，走向更高的自我完成，是时代的期待。书法比篆刻、装帧的艺术生命要长得多，钱老今后的主攻之处，或即在此。

钱老的画，成就源于书法。他从小摹过《芥子园画传》，二十岁后学西画，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在中国画上所花的精力，比印和书法少。“文化大革命”后，眼疾影响视力，十步之内看不清人脸，一九八〇年曾刻印自嘲“目中无人”。在这种情况下，篆刻有困难，作画时间倒反增加了。

他学画走的是近似齐白石的路，由吴昌硕、蒲华、赵之谦、虚谷、扬州八怪、石涛、八大，而上溯徐文长、陈道复，从印的构图、字的布白和运线上来提高绘画的表现力。他的格局、创造力、腕力、生活的观察积累，比白石小得多，但白石老人学画到青藤为止，宋元境地未能深进去。钱老鉴赏的幅度比齐老广，文学根基厚些。比较而言，齐诗在钱诗之上，以气胜。此外，齐老主攻绘事，钱老只以余力为之。近十年来，钱老的画进步很快，已经摆脱了图案、工艺、西画的束缚，生活情趣渐浓，即兴挥洒的成分多了。他也写长松、巨石、大幅花卉、古柏，但为数不多，更多的是抒情小品，常常以超逸的笔墨逐步发现自己，壮大自己。山茶、寿石、水仙、玉兰、万年青、紫藤……诸作，更有文人

画风味。直到今日，画在他艺术总分中所占比例仍然小于书法，不过可和他的诗、曲、文、书籍装帧等平起平坐。他的画，长处在艳处不火不俗，清处不寒，偶有出格处，如老柏、荷花的廉悍逸宕，纵横排奁，也没有霸气。

钱老在著作和编辑方面，有独到之处。在开明书店时，他创作、出版了抒情歌曲集《摘花》、《金梦》、《夜曲》。抗战时期，他在孤岛上海主编《文艺新潮》，影响甚强烈，后为日本占领军所查封。他又将巴金、茅盾、靳以、丰子恺、陈望道、顾均正、凤子等人的著作，辑为《文艺新潮小丛书》。他编辑出版的延安抗战文艺作品集《第一年》，为当时的读者注目。他创办了万叶书店，自任总编辑，编辑出版了《音乐十课》、《音乐的构成》、《作曲法》、《和声乐》、《律学》、《配器法》、《进行曲集》、《民间刻纸集》等，翻译出版了《西洋美术史讲话》。他在当年创作的《深巷中》，一九八七年被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重新出版。他创作出版的散文集有《素描》、《战地行脚》。诗词集有《水晶座》、《冰壶韵墨》。前者是新诗，五十多年后，上海高教出版社刊印大学文科参考书《新诗选》，选中了该书中的两首；后者情趣清逸，可诵处甚多，颇得杨万里神髓。他近年完稿和编辑的著作，有《书衣集》和《君匋论艺》。前者是先生近年新作，史料而外，有一定情采；后者是多年来所写短文的结集，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的剪影和足迹。写得不摆架式，没有刻意讲经的八股腔，读来如听长者的内心独白，率真，淡而有味，格局不算博大精深，以亲切隽永见长，卓识而外，有小品文风味，其人也跃然于纸上。

书籍装帧本来就是画坛的“少数民族。”在这方面，钱老

可能是一位不算伟大的老师，收获着往昔的光荣，当然也时有新作，不过近年来很少设计。钱老对我说：“早年我搞的装帧很幼稚，书面画了一千八百多本，创作时间达六十年。

“五四”以后，中国才有这一行当。古代的书，一律蓝布面，蓝布函，木板夹子，贴个标签就行。虽然定型定向，仍可找到变化的自由。一九六一年，我设计了《弘一大师遗墨》的封面，用的是民间蓝印花土布，衬以硬纸板，从四面包上，折叠成盒，簪上骨签。这种款式，是日本接受中国清代古书函的样式，稍作改进而成的，我又从日本吸收了过来，故不生硬。随着读者编者审美要求的提高，书籍装帧前程宏远，材料也日趋复杂化、豪华化。在这方面搞些有突破的实验是好事，但一定要照顾到读者的购买力。

“我的同窗好友陶元庆，一九二六年为鲁迅画的素描，到目前为止，也不失为最上乘之作，放在鲁迅纪念馆中也最耐看。他研究过画像石和古代瓷器，用色高雅，画人有现代感、图案美与装饰味。他为鲁迅画的《彷徨》书面、《唐宋传奇集》书面，为许钦文画的《故乡》封面，六十年来享名不衰。由于鲁迅先生的倡导和指教，元庆兄的启示，开明书店工作的需要，我才画起了书面。那时极少人做这件工作。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郑振铎、巴金、郁达夫……都多次找我设计。这些书面今天看来也平平。现在新手很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拉黄包车的老工人看到后辈开飞机，感到岁月不居，马齿徒增，有点惆怅，更多的则是更新带来的狂喜。演员不该等走下坡路时才退出舞台，我作书衣也将谢幕，不再花精力。还有印，也不再刻，眼手都不行了，越刻越差，破坏了昔日读者们的一点好感。我刻印已七十年，好的很少。我曾苦苦摹过汉印，后来又学过赵之谦。赵和黄牧

甫、吴昌硕，是很有成就的三家。我多方求索，搜集得黄印一百七十枚，赵印一百零五枚，吴印二百枚，分别拓为《丛翠堂藏印》、《豫堂藏印》甲乙集。赵的印高于其书画，精密而不纤弱，我至今仍在对它钻研、摸索。”

钱老说得很谦虚，其实他的装帧设计和篆刻，都是很有影响的。他于一九二五年所作的图案《树与狐》，设色淡雅，运线流动，起点较高。两年后作《两条血痕》，简朴蕴藉，运笔松宽。一九二八年为梅特林克的剧本《茂娜·凡娜》作设计，书面无字，图案与封底一样，将书名写在书脊上，手法较新。诗集《田间》的封面设计，用画像石手法，笔力稍纤弱，构图以装饰风见长，是当时的高水准。他的装帧设计，可谓“但开风气不为师”，有历史地位，其足迹可见《钱君匋书籍装帧艺术选》一书。他治印力追秦汉风范，吸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三家之长，风格善变。边款以真、草、行、隶各体为之，最多达到五面，前人所无。出新处气酣韵厚。巨印细处不纤，匠心内敛，打破对称，以求构图匀称，留白内涵多。拟古有个人情绪入刀。才华、勤奋、见闻多等长处，有机结合，巧妙发挥，奠定了他在篆刻创作中的应得的地位。他出版有《长征印谱》、《君匋印选》、《钱君匋印存》、《钱刻鲁迅笔名印集》、《鲁迅印谱》、《钱君匋篆刻选》、《钱君匋刻长跋巨印选》、《茅盾印谱》等，可以从中窥见他的篆刻的神髓之所在。

我们边说边谈，来到了君匋艺术院。钱老已将一千二百九十四件书画，连同一批印谱、古印、当代名家篆刻一千一百六十九方，捐献给了国家，君匋艺术院就是桐乡县人民政府为了保存这些文物而建造的陈列研究单位。在展厅，我看到了大量名作，突出的有碑记完好的六朝造像一座，沈石田

没骨桃花一幅，沈铨《松鹿图》大中堂一幅。还有徐天池的《墨梅芭蕉》，文征明的手卷《窗前鸣珮》、《煮茶图》，前者有沈迈士老人九十五岁时的题跋，尤为难得。再有陈老莲的《三高图》，龚贤的山水，白阳的花卉。据钱老介绍，未陈列出来的还有石涛、戴熙、李方膺、新罗山人、伊秉绶、金冬心、于右任、齐白石、朱屺瞻、丰子恺、徐悲鸿、刘海粟、张大壮、张大千等代表作。

十一月十日，君匋艺术院举行揭幕仪式，应邀到会的有五百多位艺术家，中央文物管理局及省、市、县各级负责人。我也是被邀者之一。钱老对客人们说：“小时候想看张画，在人家门口徘徊几十次，不敢进门。后来在书店看到名画，手头无钱，望画兴叹。今天，我的一切都是艺术的赐予，应该还给艺术，使后来人享受到观摩方便的权利，就是莫大的安慰。”

真话通向人的肺腑。我受到钱老心里话的感染，更喜欢他的坦率。记得一九八四年冬天，他曾对我说：“我姓钱，也爱钱。没有钱怎么办？所以我对稿费一分不少拿。但我又不做守财奴，只要合适，一分一分地挣，一万一万地花。《李叔同常用印集》出版后，我愿以万金买来送人，广结欢喜缘。总之，我是凡人，不是神，喜欢我行我素。”这些话，常在我耳边回响。

我想，不论是艺术方面，还是为人方面，钱君匋就是钱君匋。

钱老原名玉棠，后更名涵，亦作安，又更名璜，亦作唐，学名锦堂，别署午斋、豫堂、敬堂、冰壶生。笔名白蕊先、程朔青、中鸾、引秋、青朶、牧风、晦青、宇文节等。名其居室曰：白川屋、海月庵、思源堂、丛翠堂、无倦苦

斋，亦作无苦倦斋、新罗山馆、抱华精舍、梅阴精舍、绛雪楼、定香阁、冰壶轩、多娇室等。

现任君甸艺术学院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兼职甚多，不列。

本书共选钱先生论艺文字共八十八篇，基本上按内容分为五辑，有时一篇文字涉及不同艺术领域的，则取其主要论点归类，不可能因噎废食或一刀切。他自谦不是理论家，由于目力衰退，又非一气呵成之作，失误及个别重复之处，虽请老友姚以恩教授把关，订正处颇多，仍在所难免，他要我代为申明，文责自负，欢迎批评。篇目次序由我们编排，未必妥当，只有请作者校者读者原谅。

钱先生是实践家，谈艺是过来人现身说法，自有一种亲切的情趣，不是板着面孔的八股文章。我们读后可以看到一位前辈走过的脚印，只要不胶柱鼓瑟，总会获得若干启示，有修养的读者用不着我来饶舌。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 目 次

|                       |    |
|-----------------------|----|
| 我所认识的钱君匋——代序言·····柯文辉 | 1  |
| 装帧琐谈·····             | 1  |
| 书籍装帧·····             | 8  |
| 《书籍装帧艺术》序·····        | 21 |
| 《鲁迅与书籍装帧》序·····       | 23 |
| 陶元庆论·····             | 26 |
| 书籍装帧生活五十年·····        | 35 |
| 《钱君匋装帧艺术》后记·····      | 40 |
| 《书衣集》前记·····          | 44 |
| 论章桂征的装帧艺术·····        | 46 |
| 略谈浙版书籍装帧·····         | 57 |
| 装潢美术作品观后·····         | 59 |
| 《图案文字集》题记·····        | 62 |
| 中国玺印演变史略·····         | 64 |
| 漫谈篆刻·····             | 75 |
| 文三桥的自刻印·····          | 80 |
| 篆刻家的自刻印·····          | 82 |
| 汪尹子的《宝印斋印式》·····      | 86 |
| 邓石如印谱及自刻印·····        | 89 |
| 读印谱《赵之谦》·····         | 93 |

|                    |     |
|--------------------|-----|
| 《豫堂藏印甲集》序言·····    | 99  |
| 赵之谦刻印二三事·····      | 102 |
| 赵之谦刻印辨伪·····       | 105 |
| 我所知道的黄士陵·····      | 109 |
| 吴昌硕刻印的代庖者·····     | 112 |
| 《豫堂藏印乙集》序言·····    | 115 |
| 印面和边款·····         | 118 |
| 印章和绘画·····         | 119 |
| 《宾虹印谈》序·····       | 121 |
| 《西泠印社社员印集》序·····   | 124 |
| 我爱刻印·····          | 126 |
| 《鲁迅遗印》序·····       | 131 |
| 《钱刻鲁迅笔名印集》自序·····  | 133 |
| 战地组印·····          | 135 |
| 《长征印谱》后记·····      | 139 |
| 《长征印谱》第二版前记·····   | 140 |
| 《君匋印选》序跋·····      | 141 |
| 《钱君匋篆刻选》跋·····     | 142 |
| 《钱君匋刻书画家印谱》序言····· | 143 |
| 《茅盾印谱》序言·····      | 144 |
| 《玄隐庐录印》序·····      | 146 |
| 《望岳楼印集》序·····      | 147 |
| 一途寒雨入潇湘·····       | 149 |
| 钟声送尽流光·····        | 151 |
| 唐鍊百的篆刻·····        | 152 |
| 葛许光《百寿图考印谱》序·····  | 154 |
| 冷门——铁笔·····        | 155 |

|                      |     |
|----------------------|-----|
| 我和书法的 因 缘 ·····      | 158 |
| 于右任和我及其 书 法 ·····    | 171 |
| “于右任 书 法 展”感怀 ·····  | 176 |
| 与君一 别十 三年 ·····      | 178 |
| 赵之谦的 艺 术 成 就 ·····   | 179 |
| 笔歌墨舞的 书 法 篆 刻 ·····  | 190 |
| 《连家 生 书 法》小引 ·····   | 194 |
| 读赵之 谦 的《白 莲》·····    | 195 |
| 略论 吴 昌 硕 ·····       | 198 |
| 齐白石 及其《红 莲 鸣 蝉》····· | 220 |
| 齐白 石 的《蟋 蟀 扇》·····   | 222 |
| 《张大 壮 画 集》序 言 ·····  | 225 |
| 悼张大 壮 先 生 ·····      | 229 |
| 征雁 画 梅 ·····         | 233 |
| 难能 可 贵 的 创 新 ·····   | 234 |
| 蔡瑞 坤 的 画 ·····       | 235 |
| 勉韦 君 琳 ·····         | 237 |
| 弘一 法 师 在 我 心 中 ····· | 240 |
| 弘一 法 师 写 铜 模 字 ····· | 246 |
| 忆鲁 迅 先 生 ·····       | 248 |
| 想起 鲁 迅 一 件 往 事 ····· | 251 |
| 追念 夏 丐 尊 先 生 ·····   | 253 |
| 悼茅 盾 同 志 ·····       | 258 |
| 忆郁 达 夫 先 生 ·····     | 261 |